

美國之音

ГОЛОС АМЕРИКИ

第四幕六景



Борис Лавренев
蕭天鵬列夫拉·Б 聯蘇
譯 金 永



人 物

華爾德·基德上尉

蜜昔絲基德——他的母親

辛茜亞·基德——他的妻子

梅麗莎·基德——他的妹妹

霍斯頓上校——團長

麥唐納中士

赫伯特·惠勒議員

厄爾·H·史肯特萊爾——美國國會「反美行動調查委員會」全權代表

奧里爾——「聯合保障社」的社長

勃雷司德——崗警

佩西·勃脫勒——梅麗的·基德的未婚夫

陶樂賽——黑人老妻子，基德家的管家婦

沙麗——「婦女服務團」裏的一個女郎

甲

乙

丙 第四十五本薩哥拉兵團的士兵

丁

戊

傳令兵

第四十五本薩哥拉兵團的士兵們

第一幕發生在歐洲，一九四五年六月；其餘各幕都在美國，一九四八年。

●「聯合保障社，是一種專門爲人家包辦一切打架、釘梢、監視、偵查、保鏢、甚至暗殺的流氓組織，表面上以「私家偵探事務所」的形式出現。」——譯者

●本薩哥拉 (Pensacola)，美國西北部墨西哥灣上的一個港口，是美國的海軍基地之一。

。這個兵團，即以該地名爲名稱。「第四十五本薩哥拉兵團」，如果用英文，想起來大概

是「The 45th Pensacola Division」。——譯者

第一幕

在鋪着黃沙的平台上，在燦爛的栗樹下放着四張小桌子；桌後，在一些輕巧的編藤椅子上坐着十一個「第四十五兵團」的士兵，和中士麥唐納。平台右邊通達在一幢中世紀德國式的漂亮別墅的正面前方的一條甬道的階台。在別墅的玻璃門的兩邊繞繞着常春藤。門的上方，在橫柱上有一面小小的美國旗。那些兵士們，看起來大概是在桌子上樂過了一陣子了。他們興高采烈，他們的舌頭都打開了。他們鬧嚷嚷地說着話，同那在桌上收換酒瓶的莎麗鬧着玩兒，又一面用腳踏着拍子，唱着：

我們是四十五團的弟兄們呀！

噠德哩——巴德哩，的哩哩——皮哩，喔——囉阿！

我們是俊秀的好兒郎呀！

噠德哩——巴德哩，的哩哩——皮哩，喔——囉阿！

特哩勃哩——克哩勃哩，嗨——呵！

我們打敵人不害怕呀！

噠德哩——巴德哩，的哩哩——皮哩，喔——囉阿！

全國各州把我們誇呀！

噠德哩——巴德哩，的哩哩——皮哩，喔——囉阿！

特哩勃哩——克哩勃哩，嗨——呵！

兵甲 得啦，伙計！……這倒也真不含糊，我們出名的第三連就剩下了那末少！就把中士也算上，總共十來八個人。我一想起在四十八個州裏面有

多少姑娘家要來你爭我奪啊，就先叫我熱起來啦！

兵乙 巴金斯，你的心眼上就祇有姑娘家。滾她們的吧！我可不想她們。我想的是：老家會怎末樣來接待我們。隊伍啊，花炮啊，鮮花啊，音樂隊啊。全面的崇拜！

兵丙 你就把崇拜算得那末準嗎，鮑勃？

兵乙 那還能有別的吗？我們是阿美里加的頭等的英雄！歐洲鬼廝殺的打不垮的常勝軍。莎麗，孩子，再給我來一杯。（莎麗斟滿了他的大杯子）謝謝！說到底，我們完全可以誇口，我們是這一次惡戰中間的有名的獨一無二的戰鬥部隊，別的部隊早就乾脆坐上吉普出了海洋上易北河去啦。

兵丙 我可還是不勸你把同胞們的獎頭的持久性算穩……要我給你講一點我老爹的小故事嗎？他在上一次大戰裏面就在福開森●少尉的有名的排部隊裏面作戰，這個排對抗着整個兒的德軍師團，把拉·巴賽●的一片農

場守住了六晝夜。有一位發神經的藝術家甚至於把這件事情用玻璃顏料畫成圖畫給畢茨堡的教堂做窗飾啊……那一排裏剩下的人比我們這一連的還要少。少尉跟三個弟兄。他們四個人就有的是七隻腳和六隻手。

兵戊（陰陰地）不完全的軍隊財產啊！

兵丙 差不多……人家用那些差點沒給裹在絲綿裏的①華貴的船艙把他們送着回國。人家又叫他們坐着總統的花車經過各州。在伯明罕②歡迎會之後，他們四個人剩了七隻眼睛，因為人家用花球把少尉的一隻眼睛扔瞎

① Ferguson —— 美國的福開森；現任美國軍事部要職。——譯者

② La Bascde —— 法國東北部的一個小城。——譯者

③ 被當作寶貝的意恩。——譯者

④ Birmingham —— 這裏的伯明罕，是指北美阿拉斯加的傑斯遜那的都會；而不是英國的

伯明罕。——譯者

啦……

兵戊（陰陰地）要命的熱烈！

兵丙 人家那末的叫他們喝呀吃呀，直叫父親到死都害着腸子疼。人家掛起了那末多的桂冠，多得可以開一座桂花鋪子……過了個把月就把他們解了伍，他們就去冒着浪找事情了。當他們把他們打仗的名氣曉出去的時候，人家回他們說：那個拉·巴賽的農場在美國的工業上並沒什末意思呀。

兵甲（鄭重其事地）你的故事後來便怎末啦？

兵丙 那末，到最後，爸爸就用剩下的一條左手在一條舊繩子上打了一個環，留下我們去自立奮鬥了。如今就會是這末回事的！

兵甲 你聽着，楊柳條！我已經注意了好久，你在一切場合總要拆散好事……這些漂亮聲音的調子我聽厭了。你給住口！要不然看不叫你變啞吧。

兵乙 大概，巴金斯在把從德國人那兒搶來的東西賣給德國人這上面收入很少。他還要下功夫做一番廣告吶。

兵甲 (威脅地) 你說什末？

兵丁 噯，伙計們，把這些事情丟開吧！我們回國去談好了，那時候我們要排着隊去領失業者的湯了。我們是美軍，又不是救世軍。爭些什末吶？

● 我就乾脆愛豬，我活着，吸呼着，喝着吃着，我身上現存長得一身骨頭一身肉。當我想起了叫我們出了名的這個該死的淺水灘的進攻的日子啊，我就像打擺子那末的打起哆嗦來啦。情形好可怕！你怎末想啊，中士？

● 俄文中的「救世」(Утоление) 和「爭吵」(Споры) 兩字的第一個音節發音相似，故此處把「救世軍」和「爭吵」聯起來。意謂「我們是美軍，又不是爭吵軍，爭些什麼呢？」

——譯者

麥唐納 我想啊，弟兄們，你們是決沒有原因來怪我怕死的了；可是在那一天，我祇覺得好像空氣都變成了銅牆鐵壁①似的，它馬上叫我們着了魔。在這座銅牆鐵壁上面，連跳得過一隻老鼠來的那末一條小縫兒都沒有。

兵丁 可是我們也一樣奮勇的。

兵戊（陰陰地）銅牆鐵壁可把別的一些人們緊緊地壓住啦！

（莎圖從那些桌子上收拾起來空的盤盞，把它們放在一隻托盤裏，往甬道走去；可是當她經過兵甲的時候，那人用下面起來的一下踢腳踢去了她手裏的托盤。一堆盤盞斷斷地跌到了地上。）

兵乙（站起）鬼婆娘怎末啦？

兵甲（哈哈大笑）哈哈！一個小炸彈，可沒危險！敵人已經給炸掉啦！

●原文是「銅和鉛的牆壁」。——譯者

莎麗 畜生！強盜！

兵甲 可別嚷……連隊小鬼！

兵戊（陰陰地）雖然這不適合於典禮的日子，巴金斯，我可要把你的醜臉扭到一邊去吶！

兵甲 別撒野！傷心去吧！（把杯子一擲，對兵戊的臉上潑去。）

兵戊（不慌不忙地站起）待着！（勒袖子）

兵甲（拔出小刀）來吧！我把你的耳朵割下來送給挨餓的德國鬼子去。

（兵士們趕上來把雙方拉開。）

麥唐納 巴金斯！把小刀收進袋子裏去！限五秒鐘，要不我就把子彈打進你的腦袋。（兵甲收起了小刀。）明白沒有？喏！典禮過了以後，監禁十天。

兵甲（叫起來）大胆請問——爲了什末啊？

麥唐納 如果你不明白，我請上尉來給你解釋。你總歸逃不了監禁十天。

兵甲 爲了這個婊子受監禁嗎？見你的鬼！

麥唐納 罵人再加五天。如果再不住口，就叫你爲了冒犯上司受裁判去。

兵甲 別吓唬人！我的叔叔在達科他的美國軍團裏當副團長。你會有事情跟他打交道的。

兵戊（陰陰地）有其叔必有其姪。（笑）

兵甲 你露着牙齒吧！沒多久有你樂的了！在美國就有人要找你吶，紅鬼子！（吐了口唾沫，下。）

兵丙（用鼻子吸了吸氣）伙計們，你們可注意到空氣清爽一點起來了嗎？

（大家都笑了。莎麗靠在樹上，用手掩着臉，哭了起來。）

兵丁 莎麗，小乖乖！你的小眼睛裏爲什末流起泉水來啦？關上龍頭吧！

莎麗（帶着眼淚，憤憤地）滾到地獄裏去！你們儘噁人！

兵乙 不用發脾氣，莎麗！大家沒有損着你啊！盤盞是德國人的。

莎麗 我倒要爲着怨讎哭吶！我不成了小東西的哼哼啦！

兵乙 那末是什末事情吶？

莎麗（憤怒地）你們這些滑頭鬼，倒要各自回家到自個兒的婆娘那兒去了，

可叫我把小孩子安排到哪兒去呵？

兵戊（陰陰地）你的小孩子是打哪兒來的吶？

莎麗 你想想，你們不知道吶！我怎末辦唔？老家的人們要把我打着趕出門去了。

兵丙 釘着小孩子的父親啊。

莎麗（茫然）釘着！你們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吉姆在跟你們一塊出發去進攻的時候在腦蓋上中了彈片……還是你們要叫我把他的骷髏賣到博物院裏去唔？（兵士們都笑了。）你們要來笑我，好不要臉！這要對着像巴金斯那種流氓的臉才對，而你們倒是比較好一點的傢伙，我們在這場該死的戰

爭裏滋味也嚐得不少了。(笑聲靜寂。)

兵丙 別生氣，莎麗！沒有人要來欺侮你。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巴金斯跟你過不去是因為他要同你接近的時候你掉開了他……我們並不要叫你受欺侮啊！

(兵士們又引吭高歌。)

麥唐納 莎麗！

莎麗 (鬱鬱地) 什麼事啊？

麥唐納 上這兒來！(莎麗不肯走過來。)長官在叫的時候，要快一點……放點樣子出來。你就像摩西從那裏打出泉水來的那座磐石^①似的。

① 這一句的原文直譯是：「我們在這場該死的戰爭裏和芥鹽吃得不少了。」——譯者

② 舊約出埃及記第十七章：摩西領着一羣以色列人從埃及逃亡出來，到一個地方，乾枯無水，耶和華吩咐摩西用手杖打擊一座磐石，水便從磐石裏流出，供人解渴。——譯者

莎麗（猶豫了一下）是，中士！（抹掉眼淚。）

麥唐納 行了嗎？……鬼把你搞進了戰爭，小姑娘！沒有你，也許什麼事都不會發生的……這會兒你打算怎末辦呢？

莎麗 我不知道……我想不出什麼話可以到家裏去說的。我父親有着那末樣的拳頭，他一出手就會把我打死的。

麥唐納 你的事情可糟啦！

莎麗 反正石頭壓着脖子，下水！

麥唐納 就來試一下子吧！我來把你從底上撈起來，讓你脫殼，叫你父親夢想不到……別哭個不完！進了軍隊，就得挺起來，像個兵。

莎麗 可是我懷着小孩子就祇有死了……一個子兒也沒有……

（稍頓。麥唐納掏出皮夾來，去拉莎麗的手。）

麥唐納 把爪子伸開！（扳開了莎麗的手指，把皮夾放在她的手掌裏。）給你，慢

丫頭！有了這些，你就可以過一陣子了。

莎麗（推開皮夾）你昏了嗎？成何體統啊？我爲什末要拿你的錢？

麥唐納 我在打仗的時候把它們積起來的，爲了什末鬼道理，自個兒也不知道。我是孤零零的一個兒，什末也沒有。我靠着自己的腦袋和兩隻手過活。而你啊，腦袋裏是一陣風，兩個手裏可又有未來的孩子。

莎麗 不，我不能……

麥唐納（突然兇厲地）拿走，別多說話，不然看我把你的腦袋那末揍一頓，叫它一下子搞通起來……（非常柔和而親切地）喏，莎麗！

莎麗（茫然失措地）謝謝，老婆！你多好啊！我從前可老是見你那末害怕！

我好像……

麥唐納 別多嘴多舌的！拿去把你的資本放到毛根●的銀行裏去吧……開步

●指美國大財團之一，John P. Morgan (1837-1913) 所創設的銀行。——譯者